

CRIME ENCYCLOPEDIA


# THE MAFIA 黑手党 百科全书

【美】卡尔·西法基斯 著

韩英鑫 沈俊◎译

500多个条目、100余幅照片，对黑手党五大家族及相关国际犯罪集团的发展历程、核心人物、重大事件乃至黑手党内部的组织结构、习俗暗语都做了翔实生动的介绍。

罪案百科  
系列丛书

 文匯出版社

CRIME ENCYCLOPEDIA

# 黑手党 百科全书

【美】卡尔·西法基斯 著

韩英鑫 沈俊 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黑手党百科全书 / (美) 西法基斯著; 韩英鑫, 沈俊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6.8  
ISBN 7-80676-999-4

I. 黑... II. ①西... ②韩... ③沈... III. 黑手党—概况—世界 IV. D5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2323 号

THE MAFIA ENCYCLOPEDIA (THIRD EDITION) by CARL SIFAKIS  
Copyright:©1999 by CARL SIFAK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ACTS ON FILE,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X WENHUI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黑手党百科全书

THE MAFIA ENCYCLOPEDIA

【美】卡尔·西法基斯 著

韩英鑫 沈俊 译

责任编辑 / 季元

装帧设计 / 陈聪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 邮政编码 200041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 /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620 千

印 张 / 29.75

印 数 / 1—6000

ISBN7-80676-999-4/G.534

定 价 / 45.00 元

## 前言

如果这本书能够早几年面世,介绍的重点会是到底有没有“黑手党”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存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否认黑手党的存在,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否认有组织犯罪的存在。不仅美籍意大利裔团体否认黑手党的存在,J·埃德加·胡佛和众多执法官员以及大量学者也这样认为。当然黑手党成员们也十分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是到1986年底,这样的争论已是明日黄花。在陪审团面前,黑手党犯罪集团头目和高层成员的私人律师开始承认黑手党存在,他们的委托人可能曾经就是黑手党的成员。

从此,美籍意大利人和其他人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们不否认黑手党的存在,而是辩解说有组织犯罪比黑手党更可怕,政府和记者对黑手党的关注使反意大利情绪一直延续。在过去,偏见成为促使黑手党暴露的一种动机。自19世纪90年代令人憎恶的约瑟夫A·莎士比亚担任新奥尔良市长以来,众多政治家利用了人们对黑手党和卡莫拉(1820年前后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组成的一个秘密团体,一度发展成颇有势力的政治组织,后因从事诈骗、抢劫等非法恐怖活动而被取缔——译者注)的畏惧心理,不断破坏美籍意大利人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权力。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一本名为《黑手党百科全书》的书籍呢?乔·沃洛奇(可能有人把这些内容强行灌输给他)狡黠地做出解释——“我不是在谈论意大利人。我写的是黑帮。”——这是个令人信服的回答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黑手党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已经成为有组织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那这本书为什么不叫做《有组织犯罪百科全书》呢?难道这个题目诱惑力不够?与某些极少数曾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 sociologists 长期坚持的观点相反,黑手党没有在所谓“有组织犯罪的种族连续”前消亡。相反,黑手党辛迪加集团的内部,种族平衡性对黑帮造成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除高智商犯罪以外,大多数犯罪行为与种族定居特点有关。通常看来,一个少数民族定居地包括几个较小的种族地区。定居地中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起决定性作用。既然定居地里存在种族的延续,则犯罪组织内部也存在种族延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任何犯罪学研究必须研究种族学。在19世纪,美国最主要的罪犯是爱尔兰人。直到19世纪80或90年代,几乎所有的大型犯罪团伙都是爱尔兰人组成。源自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害怕成为犯罪受害者——他们害怕受到袭击,害怕被人挖出眼睛或者被谋杀。这种恐惧是对“爱尔兰威胁”做出的一种反映。

后来,爱尔兰人离开了这些混乱的少数民族定居地,犹太人和意大利人代替他们成为新的犯罪力量。在数十年间,他们使用暴力消灭了大多数残存的爱尔兰团伙,赢得统治权。当积累了足够财富后,他们离开定居地,基本不再从事街头犯罪。取代他们的是黑人和西班牙人。残酷的犯罪统计数据显示,犯罪活动正呈现出新的种族特征,而这种特征是由社会上新的贫困团体决定。

但是此类犯罪与有组织犯罪关系不大。虽然后者也有其种族根源,但是历史和地点不同。为什么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普遍存在有组织犯罪的工业化国家?一共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促使有组织

犯罪发展和达到现有水平。实际上，在1920年以前，这个国家并不存在有组织犯罪。有组织犯罪的特征是各团伙各自拥有某些势力范围及权利，同时担负着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为其他团伙处理问题的义务——包括谋杀以及团伙间互相联系。虽然当时存在大规模的犯罪团伙，但是犯罪行为并不具有组织性，也不具备上述有组织犯罪的特征。我们将在“黑手党”一词的词条中详细讨论有组织犯罪的特征，但是这不包括意大利犯罪团伙具有的新特征。例如，底特律的“犹太红衣主教组织”在其势力范围内帮助卡彭组织处理一些事务，但是当该组织在克利夫兰有事务需要处理时，会依靠莫·达里兹的犹太犯罪集团或者“梅菲尔德马路帮”盟友来解决。

1920年后，当时的种族犯罪——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成为爱尔兰人在少数民族集聚地这一罪犯孳生地的继承人）——发展速度令人吃惊，犯罪能力达到新的高度，他们疯狂地积攒财富，从此不再是政治首脑和警察的傀儡或随从，而成为新的主子。实际上，禁酒令造就了一批暴发户——罪犯们开始拥有百万家产，他们是贩卖私酒的受害者。

到20世纪30年代，有组织犯罪内部进行了一次大清洗，那些极其富裕但是缺乏深谋远虑的犯罪领袖被清除掉。当时两名最重要的罪犯——出生于西西里的卢西亚诺和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迈耶·兰斯基，但他们已经彻底成为美国人——成功地将大规模的犯罪团伙统一为庞大的全国性犯罪辛迪加。他们成立了董事会，在团伙之间分配领地、权力和责任，甚至成立权力维护组织，即杀手公司。

若不是经济大萧条和法律不健全（或执法缺乏效力），禁酒令终止则意味着有组织犯罪在美国终结。犯罪辛迪加已经变得极其富有，他们在贫困的大萧条时期有能力转向其他赚钱行当。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气候本身帮助这些组织实现了稳定。随着禁酒令的撤销，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不得不回到以前的生存状况，因此他们准备离开定居地，但是大萧条将他们冻结在原地。只有那些具备演艺和体育才能，以及少数接受过较好教育的人才能避免经济体系崩溃这一灾难。其他大多数的年轻人只能呆在种族定居地内，对他们来说，唯一的脱逃之路就是犯罪。因此新的血液源源不断地从自己的种族补充到犯罪组织中。因此，有组织犯罪对犯罪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20世纪20年代那些嘴里说着俏皮话，身上穿着奇装异服的污秽暴力罪犯没有消失，他们越来越多地开始追随具备才智的犯罪头领。迈耶·兰斯基认为黑帮生意潜力巨大；卢西亚诺则具备实施从事黑帮生意的领导能力。弗兰克·科斯特洛、隆吉·茨维尔曼和其他人懂得如何通过腐蚀政治体系来免除法律干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需物质刺激也无需贿赂，法律本身存在一些漏洞。黑帮可以利用这些漏洞使当地或整个州的刑事司法体系腐败，全国性犯罪辛迪加逐渐形成。它的触角已经遍布全国，但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来自联邦政府的阻力。毕竟，联邦麻醉品管理局的权力有限。面对这种形势，政府需要调用联邦调查局与黑帮犯罪作战，特别是在全国性犯罪辛迪加初步形成时期。但是，在J·埃德加·胡佛的领导之下，联邦调查局的踪影无处可寻。35年的时间里，联邦调查局将其置身事外，联邦调查局官员的渎职（或无作为）行为令人膛目，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惨痛的（见J·埃德加·胡佛词条）。

禁酒令、大萧条和渎职的胡佛极大促进了美国有组织犯罪的诞生和壮大。

此外，社会缺乏对黑手党的理论研究和对有组织犯罪的理解，特别是黑手党在辛迪加中的所处角色的研究，也助长了有组织犯罪的势力。但是学者们有很好的理由辩解自己的胆怯，他们对有组织犯罪的了解很有限。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说，他们的材料大都是“告密者毫无根据的陈述，或执法机构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可以预见，新闻报道经常夸大到耸人听闻的地步，用错误的“事实”来满足读者对奇闻逸事的期待。社会学家约翰·E·盖利和詹姆士·A·该隐（美国社会学家，1974年5月）指出：“这种资料来源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麻烦，一是经验上的，二是政治上的。在总结结论和陈述事实时，记者或政府调查员不会像社会学家那样受到科学原则的限制。”其他研究人员因害怕自己的发现可能带有保守的种族偏见而退缩。因此，大多数的学者不愿意涉

及黑手党研究，一位记者对此轻蔑地说：“无论多少人暴尸街头，也不会有研究黑手党的学派。”

“黑手党不过是传说或神话”这一理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达到鼎盛。一些人仅仅利用一些从琐碎的经验得来的证据“证明”不仅不存在美国黑手党，即使在西西里也从未存在过黑手党。我们需要另起篇幅驳斥他们的谬论，挑选出他们所有术语，但是历史通过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有了大量的窃听证据，现在已经不可能否认美国黑手党以及全国性委员会的存在。“荣誉团体”中的“荣誉”二字本身就在语义学上就容易引起颇多争议，而所谓的“荣誉团体”本身是否确实存在亦存在诸多争论。约翰·保罗二世发动的针对意大利黑手党的战争以及 1986 年在意大利对数百名黑手党成员的审判同样消除了上述争议。

但是在许多方面，这些证据都显得很不完整。书面记录，特别是那些自传和犯罪回忆录必须仔细审查。此类回忆录中的错误和误传令人怀疑。因此，严谨的犯罪学学者在从此类来源中获取资料时必须不断搜寻相关文件，面对那些所谓“独家发现”的材料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同类书籍的作者之间以及他们对彼此作品的评论之间也存在一定争论，这并不令人惊讶。很明显，很多书籍出现了文件编纂和事实混淆的问题。

实际上，这种混淆也出现在近年出版的最具争议和最为重要的犯罪书籍中，包括马丁·A·格斯奇和前《纽约时报》记者理查德·哈默于 1974 年所著的《卢西亚诺最后的遗嘱》。1974 年 12 月 17 日，尼古拉斯·盖奇在《时报》的第一版质疑了该书的准确性。这样就为犯罪史学家带来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卢西亚诺上了年纪、重病缠身的他记忆上或许有误？（许多真实犯罪纪录的作者声称他们的主人公有着摄像机一般的记忆力，从未发现撒谎。但是这些表面上的东西不能被接受。犯罪传记以及其他由执法官员所著书籍中的错误可能要比其他领域书籍中的更多。）

《阁楼》杂志在这本关于卢西亚诺的书籍出版前曾引用该书，严重地误传该书以卢西亚诺的录音带为基础，但是这种说法部分上得到了书籍出版商小布朗的认可。作者哈默从未声称存在卢西亚诺的录音带，倒是格斯奇（该书出版时已经去世）曾经做过录音，但是哈默发现这些录音带无法使用。《时报》引用哈默的话说：“卢西亚诺一定是疯了才会坐在录音机旁。处于他那个地位的什么人会……”

与之对应，盖奇写道：“根据彼得·马斯的说法，卢西亚诺的继承人弗兰克·科斯特洛在 1973 年去世前不久同意进行录音。《大时代》的作者马斯先生说，科斯特洛先生同意用磁带回顾自己的一生，并签署撰写回忆录的文件。科斯特洛的逝世中断了这一合作，马斯先生说自己放弃了这个项目。”

在对盖奇的方法进行评价时必须指出，如果存在卢西亚诺的录音带，那正如书中所述，这位黑手党首领已经承认了众多谋杀——谋杀是没有法定时效的。盖奇或马斯并没有采取什么作为将科斯特洛的录音带置于同质地位。

即使如此，还存在这样的问题：虽然主要犹太辛迪加罪犯（例如兰斯基和斯塔切尔）的回忆录基本与卢西亚诺遗嘱一致，但是这本书中的内容是否如同哈默所述，是互相“前后一致的”，即使如此，其中有关卢西亚诺的部分是否使用了愤怒和低级粗俗的语言，是否对其进行了诽谤，是否贬低他为自私自利的人？只有对犯罪文化进行谨小慎微的研究方可得出答案。

《卢西亚诺的遗嘱》和《大时代》的主要矛盾主要在于“魔手”彼得·默雷洛之死。尽管对于“侦探小说”事实十分重要，此类矛盾提供了评价资料来源的好机会。

沃洛奇称一名“来自芝加哥的小家伙”开枪杀死了默雷洛。默雷洛是“老板”乔·马萨尼亚的首席谋士。沃洛奇从那个枪手中知道这件事。（根据沃洛奇的说法，枪手是一个古怪有趣的人，拉着一个装着武器的小提琴盒到处游走。）卢西亚诺则说这次谋杀是根据他的命令由艾伯特·阿纳斯塔西娅和弗兰克·斯卡利塞执行的。

《大时代》展示了枪手向默雷洛射击的生动场景，枪手向他开了一枪，目标跳起来，四处跳跃避免再次中弹。枪手将谋杀看成是一种体育竞技，向后退了几步设法赢得与默雷洛的竞赛，在杀

死目标之前好像是在游乐场玩狩猎游戏。很明显，根据沃洛奇所述，这个枪手“我行我素”，无需他人批准。但是一位勤奋的研究人员偶尔知道了一个早些时间有关这个跳跃受害者故事，这是一个关于谋杀“老板”乔的谋杀案，但是最终失败了。当时的新闻报导详细记录了这一事件。

有可能沃洛奇杜撰了这个故事，或者遍地存在的杀手盗用了老马萨尼亚的故事，仅仅是为了愚弄沃洛奇，拖住他的后腿。但是这个故事需要与卢西亚诺的版本进行仔细对照斟酌。首先，“老板”乔、默雷诺、卢西亚诺、阿纳斯塔西娅和斯卡利塞在当时联合在一起了。根据卢西亚诺所述，他的两个杀手毫无困难地潜入默雷诺的总部。根据沃洛奇的说法，枪手是为塞尔瓦托·马兰扎诺的敌人服务的。他没有解释枪手如何进入对方地盘并实施暗杀。

卢西亚诺的回忆录还引发了另一个争论，一个令严肃的犯罪学学者们困惑的障碍。许多流行作家将“西西里晚祷之夜”视为一篇有关信仰的文章，但是《大时代》称其为是“令人费解的、痛苦地实施的大屠杀……在马兰扎诺去世的那一天，全国大约40名与他结盟的“科萨·诺斯特拉”（美国黑手党犯罪集团的秘密代号，意为“我们的事业”——译者注）领袖被杀害，他们全是意大利出生的老家伙，在年轻一代的争权夺利中被消灭。

显然，“迪克西”理查德·戴维斯公开了这场所谓的肃清运动，他是一名腐败的黑手党律师，为杜奇·舒尔兹效力。他于1939年在《科利尔》杂志上讲述了马兰扎诺屠杀的细节。戴维斯的资料来源于“小鬼”亚伯·温伯格，一名属于舒尔兹的顶级枪手。根据温伯格所述，马兰扎诺的谋杀激起了全国范围内对“老家伙”的攻击。实际上，“就在同时……全国大约有90名打杂工人（意大利人）被干掉。那正是我们将暴徒美国化的时间。”但是，卢西亚诺在其回忆录中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列出任何遇害者。

随着卢西亚诺回忆录的出版，针对“西西里晚祷之夜”（又称“清洗日”）的大量研究开始了。在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出版的《犯罪业务》（一部根据全国人文学科资助基金以及肯塔基州研究基金会授权而资助的著作）中，亨伯特·S·内利的调查报告在12个城市（波士顿、费城、匹兹堡、巴尔的摩、新奥尔良、克利夫兰、底特律、芝加哥、堪萨斯、丹佛、洛杉矶和旧金山）中成为1931年9月、10月和11月发行的报纸中的主要内容。仅有一件与马兰扎诺谋杀同时发生的暗杀找到证据可能与其有关。内利在丹佛断言这一谋杀实际上与当时科罗拉多州的私酒战争有关。（备受尊敬的维吉尔·彼得斯曾长期担任芝加哥犯罪委员会首领，据他所述，他的组织的记录显示芝加哥地区在九月份仅仅发生过两起黑社会类型的暗杀，而且它们并不具备顶级黑社会特征，“明显与其（马兰扎诺的谋杀）没有任何联系。”

其他研究人员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支持卢西亚诺的观点，指出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痛苦的大屠杀”存在逻辑性问题。他们估计，每次谋杀需要至少10名同谋者：杀手、司机、支援人员、监视人、把风人，甚至一旦需要还有埋葬尸体的人。他们认为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实施了40或60或90次暗杀的观点令人难以置信，特别是黑社会暗杀经常需要数天或数周方能确定。

很明显，沃洛奇自己对“西西里晚祷之夜”一无所知，他所说的一切不过是在重复“迪克西”戴维斯的老一套。这几乎不会使沃洛奇的披露变成无稽之谈，而是让其和卢西亚诺所披露的事情一样成为详细审查的对象。沃洛奇是一个低层次的街头战士，正如彼得斯在《暴徒》（绿山出版社，1983）中指出的那样，“很明显，他关于遍及美国全国的有组织犯罪及其结构的证明并不会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在某些情况下，彼得斯进一步指出，沃洛奇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上的证词“相当不够直率。”

在研究其他匪徒的故事时，并非他们所有陈述都是可靠的。告密者文森特·特里萨所披露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与来自沃洛奇的信息相矛盾。特雷莎是“新英格兰组织”头领雷蒙德·帕特里亚尔卡及其二老板亨利·泰蒙勒的助手，他对于有组织犯罪的了解要远多于乔·沃洛奇。特雷莎作为政府线人给出证词，从而令黑手党成员被定罪。他的著作《我在黑手党的日子》以及与托马斯·雷恩合著的《温尼·特雷莎的黑手党》为黑手党史学家提供了原始资料。其他事实的可

确定性也存在问题。

尽管特雷莎出庭作证，一位联邦法官仍然宣告暴徒天才迈耶·兰斯基无罪。特雷莎在《我在黑手党的日子》以及后来的审判中说道，他曾经两次从伦敦赌博野餐中获得金钱，第一次超过4万美元，第二次超过5万美元，在佛罗里达全都交给了兰斯基。不幸的是，当特雷莎声称第二次拜访兰斯基时——他描述说兰斯基“用指头摸弄”钞票——这个匪徒实际上正在波士顿，刚从一次手术中回复过来。其妻子、外科医生、医院及旅馆记录都证明了这一点。

当特雷莎对于暴徒的赌博行为的证词被加以研究确认时，问题进一步显示出来。赌博文献中所表达的观点令人生疑，甚至可笑。赌博专家约翰·斯卡尔内发现特雷莎“对于不正当娱乐场所所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在与海地的“教父”杜瓦利埃讨论暴徒事宜时，特雷莎宣称独裁者的截留资金是“所有赌资的10%——不仅仅是利润，而且还有赌资——每晚由他的秘密警卫送给他。”这位作者没有找出一位赌博方面的权威人士来证明此类安排。专家指出，没有哪个大型赌博娱乐比赛会拿出10%，按照赌资的10%行贿在数学上就是不可能的。

同样，专家也没有认真地研究特雷莎所说的黑手党控制下的国外娱乐场所贿赂。

谈到安提瓜岛上的一家娱乐场所时，特雷莎说道：“娱乐场所一切赌博都是稳操胜券。纸牌老手、骰子老千，各种骗子都为黑手党老大‘刀刃’查理服务。他们的发牌女郎通过做过标记的纸牌来控制21点纸牌游戏；操纵手通过在游戏中使用灌注水银的骰子而控制局面。”

赌博专家约翰·斯卡尔内指出，“灌注水银的骰子……，不发挥作用……，而且全球各地的娱乐场所都使用点75英寸的透明骰子。”灌注水银只能用于不透明骰子。没有哪个下大赌注狂赌的人，而且肯定没有哪个赌输的人会在不使用透明骰子的娱乐场所掏腰包，这无疑更难操纵。

在处理犯罪“招供”人中重要人物的“漂白”时，确定其供词的真实性就变得至关重要。如果对卢西亚诺的回忆录的质疑成为主流，则对《荣誉君子》的内容进行评估也同等重要。《荣誉君子》是犯罪家族头领乔·博南诺的传记，联邦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依靠乔·博南诺对众多纽约犯罪家族头领进行了所谓的委员会审判。博南诺的书籍因存在遗漏而引人注目。例如书中没有提及长期担任博南诺二老板的卡尔米内利·加朗。

研究人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博南诺对全国委员会诡计的描述？他对弗兰克·科斯特洛的被废黜以及艾伯特·阿纳斯塔西娅的被暗杀所做的叙述与事实无法验证。博南诺自诩为英雄，是他所命名的“博南诺和平”的缔造者。“博南诺和平”让黑社会保持和平长达两年多。在维托·杰诺维斯的教唆下于1955年试图对弗兰克·科斯特洛进行的暗杀是“和平”的开始。阿纳斯塔西娅被其激怒，准备让他的犯罪家族发动针对杰诺维斯的战争。但是，博南诺声称他亲自出马处理这犯戒之事，并警告阿纳斯塔西娅说：“如果战争爆发，将不会存在胜利者。我们都会失败。”博南诺向他的读者确信他带来了和平，“艾伯特和维托互吻面颊。”

1956年8月，博南诺的儿子塞尔瓦托（比尔）迎娶了纽约教父乔·普罗凡斯的女儿罗莎莉·普罗凡斯。来自全国各地的黑手党头领出席了婚礼，包括杰诺维斯和阿纳斯塔西娅。博南诺说他注意到他们被安排在大厅里相反的两侧。“但是至少他们来了。他们在努力和好。”他因在试图暗杀科斯特洛后所建立的“博南诺和平”而称颂自己。

“博南诺和平”于1957年10月当阿纳斯塔西娅被谋杀时破裂。博南诺宣称自己当时正在前任意大利，他还补充说：“实际上，我怀疑如果我没有离开那里前任意大利，是否有人如此大胆来试图暗杀艾伯特。”

这是“博南诺和平”的悲哀结局。但是究竟是否存在“博南诺和平”？

事实并没有证明博南诺陈述的真实性。长达两年的“博南诺和平”由于科斯特洛被暗杀而告终，按照博南诺在书中所述是1955年。实际上，这次暗杀发生在1957年5月。阿纳斯塔西娅暗杀发生在5个多月后。因此，在1956年博南诺-普罗凡斯联姻时很可能就不存在“博南诺和平”，



不存在“博南诺绝望”。

为了对博南诺及其合作者做到公平合理，科斯特洛是否在1955年遇刺这一疑问多次得到核实。在被博南诺导入歧途后，很容易看出“博南诺和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历史修正主义，是对历史的篡改。

《荣誉君子》可能和《卢西亚诺的遗嘱》一样也存在某些不准确之处，但对于那些认真研究犯罪的学者来说，该书并不会因此失去其研究价值。它告诉人们，洞察力在黑手党内是多么重要——某些黑手党头领即使身在远方，经常在数千英里之外，甚至远在另一大洲时也能洞察一切，无论匪徒内部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他们都能完全知情。

有关犯罪的著作，无论其是由罪犯还是由执法官员讲述，其中出现误差、错误、误述和粉饰太平的几率都不相上下。犯罪历史学家面对的事实与加拿大·比尔·琼斯所面对的境况相似，后者是19世纪著名的赌徒、赌侠，痴迷于法罗牌戏，是个容易受骗的傻子，不断输钱。

这个赌徒在内战前被放逐到路易斯安那河畔的一个小镇，在那里仍坚持不懈地参与法罗牌戏，还是不断输钱。他的伙伴试图让他停止。“这个牌戏有诈，”他耳语道。“我知道，”加拿大·比尔回答：“但这是镇上惟一的法罗牌戏。”

黑手党成员的供词并非镇上惟一的法罗牌戏，因为窃听和窃听装置会带来不同的信息。线人的陈述往往会反映出告密者能够觉察到调查人希望听到什么。

犯罪历史学家不得不对那些并无十足把握的材料进行处理，努力从中找出可信之处，将不同信息加以组合，从而得出比较切实的结论。

对并不完整的信息进行快速判读，这样很难对犯罪事实做出有效分析。应该努力从“纠缠在一起”的材料中筛选出有用信息和事实真相。就拿卢西亚诺的作品为例，我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证实其中的一些事实。犹太犯罪集团成员斯塔切尔曾接受三名著名以色列记者的采访，他们是迈耶·兰斯基的传记的作者。他在访问中表示支持卢西亚诺书中的一些事实，例如弗兰克·科斯特洛的角色，匪徒的首席行贿者，以及杀手公司线人亚伯·勒莱斯的“消失”。

有组织犯罪和黑手党之间的关系迂回曲折，就像一个拼图玩具的各个部件，将其联系在一起就有可能了解辛迪加内部仍在不断发展的各种变化。在暴徒的高层，犹太人明显减少，但这不是由于种族清洗，而仅仅是由于高级犹太暴徒的相继去世。20世纪30年代早期，辛迪加中的犹太人多于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仅是昙花一现。他们之间的联合非常和平，甚至可称为友爱。

几乎没有必要就每一个黑手党条目中关于犹太犯罪集团成员裙带关系的论述纠缠不休。他们是帝国的缔造者，不是时代的缔造者。就单个的黑手党成员而言，只要涉及到裙带关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均无法摆脱。但是黑手党具有合理的结构和组织，并自动形成了一个朝代。我们是将其称之为联合、黑手党或是“科萨·诺斯特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于其内在本质，加上犯罪家族和首领、黑手党二老板、支部头目、战士和合作人这个体系，黑手党成为一个动态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只需存在一种形式即可，而无论其成员如何。

随着他们的犹太同胞（使用这个名词并无什么特殊含义）退休或死亡，黑手党被迫填补因此而产生的真空，以继续开展更加复杂的联合行动。黑手党成员已经做好准备，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熟悉内幕。这就导致了所谓的兰斯基第一定律：撤退到后台，将显而易见的街头行为交给他人。让黑人和西班牙人在街头行动、出售麻醉品、兜售女性肉体。在纽约，曼哈顿的皮条客事实上全是黑人，但是有多少黑人拥有按摩院？同样，是黑手党为少数民族定居区那些他们实际上并不经营的赌博生意收取“特许加盟费”。正是黑手党为此类经营活动提供了保护。

今天，仅有一小部分困惑的观察家仍在主张“有组织犯罪中存在种族延续现象”，黑手党中也不例外，而匪徒们从一开始就声称他们并不因种族不同而分出彼此。

这并不意味着黑手党已是一个垂死的组织。众多恶棍仍然大声地要求成为“正式的黑手党成员”。这些小混混跟随在真正的暴徒周围，为他们做杂事，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跻身高层。纽约前

任总探长艾伯特·斯德曼认为，一名满怀希望的匪徒仍然埋头苦干，“为家族成员买卖偷来的物品，但其中仅有一小部分属于他自己。他甚至承担肮脏的工作，例如掩埋尸体。”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强盗而不是小贩，一名职业杀手而不是仅仅使用铲子来做粗活。作为奖赏，他可能甚至会得到一个或多个放高利贷的地盘，在那里，作为“正式的黑手党成员”，他无需害怕竞争。

甚至连最恶劣的变节行为也不会让充满渴望的新成员对黑手党的责任失望。纽约恶棍汤米·戴西蒙从未放弃过实现理想的希望。他认为自己拥有晋升为“正式的黑手党成员”的资格，因为他与肯尼迪机场的诸多重大抢劫案件有关，掌管众多杀手。但他当时并不是“正式的黑手党成员”。最后，他终于获得这一“荣誉”，从而跻身“荣誉团体”。

他不知道的是甘比诺集团实际上已经为他打上死亡烙印，怀疑他杀死了他们的一名成员。汤米·戴西蒙没有任何疑虑，他穿戴整齐，与一些随从进入汽车，准备前去参加秘密仪式这一盛大场合——就他而言，这是他最后的黑手党仪式。但此类故事并没有吓跑其他有野心的黑手党人。正如一名长期监视黑手党的警察所述：“当时一名普通的打手都可能成为百万富翁，由于此类机会，每个人都想参与。”

数年前，迈耶·兰斯基在鼓吹辛迪加的规模时说：“我们比美国钢铁公司更大。”显然，现在除了参与者有所不同外，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及此前的70年代、60年代几乎都有官方声明认为我们最终存在有组织犯罪，黑手党因而受到通缉。但是托马斯·杜威和其他人在20世纪30年代宣称他们已经通过大规模的有罪判决敲响了有组织犯罪的丧钟。实际上，杜威可能在对高级黑手党成员及其政治联盟的定罪方面创下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20世纪40年代，谋杀集团被粉碎，有人认为这就最终摧毁了有组织犯罪。20世纪50年代，基福弗调查引发了更多的有罪判决，大量罪犯被驱逐出境。阿帕拉契恩会议和乔·沃洛奇披露的事实引发了同样后果。暴徒们很快就因此失去部分战斗力，再也无法恢复元气。

20世纪80年代对黑手党头领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罪判决。不过，犯罪家族没有因此耽误任何重要行动。尽管官方宣称我们保持着“巨大的压力”，黑手党仍然在这十年内继续存在。

其他观察人士并不像托马斯·杜威等人那么满怀希望。他们认为，对高级黑手党成员的起诉很可能导致某种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迫使暴徒们产生更新、更好的领袖，从而能够更加隐秘行事，更难被发现。

各种形式的黑手党至少已经在美国存在一个世纪之久。当某一个组织变得像黑手党一样富有、一样有权势时，就难以相信仅仅通过对其领袖的打击就能摧毁整个组织。20世纪80年代后期，纽约家族的大部分头领要么已被定罪，要么就面临被定罪以及长期监禁的判决。因此给当地及全国的黑手党带来了真正的危机。到20世纪90年代，危机愈发严重，以至于领袖职位无人问津——至少警方的线人们是这么推测的。但是，事实是，当老的匪徒头领因被捕或执法机关的打击而消失时，马上就有人取而代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芝加哥的状况。

当时，芝加哥的高级黑手党成员因谋杀、共谋以及抢劫拉斯维加斯娱乐场所等罪名被起诉，随之被消灭，整个黑手党都受到重创。托尼·阿卡多被迫放弃半退休状态，继续对暴徒们发号施令，就像以前经常做的那样。黑手党高级支部头目召开会议，以便阿卡多指定一名新的常务首领。通过隐藏在黑手党内部的线人，联邦调查局了解到此次会议的详情。阿卡多提醒支部头目，自从20世纪20年代由约翰尼·托里奥和阿尔·卡彭成立组织以来，每任首领要么被枪杀，要么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阿卡多本人。现在他需要一个能干而且愿意干的人来负起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阿卡多说道：“我们得把他当成个人物，我们他妈的得把得到的一切都给他……所以我希望你们向乔·费廖洛发誓你们会效忠他，会尽可能保护他。”

费廖洛起身承担起责任，宣布自己在本次会议上的唯一议程——决定托尼·施皮罗特的命运。这个暴徒控制着施皮罗特——他们在拉斯维加斯的代理人。费廖洛认为施皮罗特应为帮派

在当地的统治地位的崩溃负责。他宣布施皮罗特应被处死，这是对此类失败的标准惩罚。新首领就这样实施了自己的神圣权力。经常有人说，在黑手党内唯一有价值的就是金钱。但是，像上帝般掌握生杀予夺之权实际上是黑手党权力中最诱人的因素之一。

费廖洛在位不到两年，在著名医生迈克尔·德贝克的照料下因心脏病去世。费廖洛可能在接受首领职务时就已经知道自己健康状况不佳。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几乎就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是收获颇丰。首领总是从自己部下那里得到数以百万计的“孝敬”，而更重要的是费廖洛达到了“人上人”的巅峰，获得了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

为什么明知会面临死亡或坐牢的风险，却总是有人准备一搏？金钱和权力就是其原因。事实上，黑手党首领的候选人总是随时准备进行杀戮，以到达权力巅峰。黑手党教父掌权时间平均为六到八年。阿尔·卡彭属于此列，卢西亚诺、艾伯特·阿纳斯塔西娅、卡尔米内利·加朗和约翰·戈蒂也不例外。其他许多人的统治时间更短。聪明一些的首领则更长一些，例如才华横溢的卡洛·甘比诺、强硬的托尼·阿卡多以及小心谨慎的金·吉冈特。当吉冈特入狱时，他选择沉默寡言的奇里洛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内部消息说奇里洛并不情愿成为首领。但事实上更有可能他全力以赴地攫取了权力，或是权力引起他的浓厚兴趣。

上述之人只有甘比诺和阿卡多平静去世。其他人要么坐牢，要么丧生在对手枪下。正如阿卡多所说，现在的普通首领总是“度过几年好时光，然后在监狱中了其余生。”

什么是黑手党高级成员或其主要助手攫取权力的主要动机？他们都会告诉你就是为了金钱，杀戮“在严格意义上只是业务。”后一点颇具争议性，因为暴徒们习惯以暴力证明自己在生死问题上的权威，会因为微不足道的理由就大开杀戒。小尼奇·斯卡弗曾经是费城家族的首领，他经常命令杀手们满足其血腥的欲望，无论他们情愿与否。他的受害人经常只是私下里对其稍有不敬。约翰·戈蒂在录音带上揭露了某个暴徒不得不死的原因：“你知道为什么他要死？”他对一名助手说，“他要死是因为他在我要他来时拒绝前来。”

戈蒂的录音带上更该死的是他关于需要杀手做什么的陈述：“你到头领那里，为你的头领杀死某人。他对此表示赞赏，说这样很好。”显然，戈蒂对生死大权情有独钟。因此，他长期将残暴的艾伯特·阿纳斯塔西娅视为首领的典范也就不足为奇了。艾伯特·阿纳斯塔西娅是声名狼藉的杀手公司的“杀手之王”，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间。

真正的黑手党法则认为首领必须乐于对部下施以恩惠。当杰姬·切罗内通知阿卡多说约翰尼·惠利斯已经开始不冷静时，阿卡多亲切地问他是否需要杀死惠利斯。约翰尼·惠利斯是一个枪手，在“旧日子”里曾与切罗内一起进行过多次帮派暗杀。切罗内与惠利斯过于亲密，以至于无法同意杀死后者，但他声称自己与惠利斯再无任何关系。阿卡多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很明显他的承诺依然有效，如果切罗内需要就会实现。切罗内显然没有提出此类要求，惠利斯最终因仓促行事而丧生。但切不可因此即将切罗内视为良善之辈。他在实施暗杀时的一些细节说明他是一个残忍的嗜血狂。

黑手党暗杀的典型特征是：相对病态的暴力折磨而言，最终的死亡往往是一种解脱。杀手托尼·施皮罗特乐于折磨受害者，用钳子夹住其头部，直至眼睛突出。当施皮罗特自己被宣判死刑时，他的杀手们在早已准备好的坟墓处用木棒将其打得不省人事，然后将他掩埋，当时他还活着。

黑手党杀手因为对杀戮的需要和爱好而放任自己。在完成自己的第一个“合同”后，“公牛”萨米·格拉瓦诺向二老板报告说：“……我感到一种突然来临的力量。我意识到自己夺走了一个人的生命，我拥有了生死之权。我成为一名捕食者。我成为动物。我成了‘科萨·诺斯特拉’（美国黑手党的秘密代号）”。

黑手党的冷血“铁石心肠杀手”通常都对权力情有独钟。罗伊·德默是甘比诺集团的一名铁石心肠杀手，谋杀了至少37人，甚至可能数倍于此。他信仰这样一种哲学，“没有人了解杀戮是什么样。当你杀死某人时，你所拥有的权力就像上帝。我可以决定这个人继续生存，或是杀死他。”

如果不亲自实践，没有人能了解。”这是他的一名“信徒”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的内容。

当首领对手下下命令时，这就反映出黑手党的整体权力。这种权力十分有名，因为首领几乎毫不费力就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卡洛·甘比诺只要耸耸眉毛，一桩谋杀就会发生。芝加哥首领萨姆·詹卡内有一种所谓的“表情”。当他与自己的数名手下以及可能成为受害者的人在一起时，他什么也不说，只要给出这种“表情”，他的手下就明白该做什么。

杀戮只是暴徒们所谓“生活”的一部分。桑尼·布莱克密谋成为博南诺家族的实际首领并为之拼杀出一条通道，他告诉联邦调查局密探唐尼·布拉斯科说：“每天都他妈的是一场斗争，因为你不知道谁正准备击倒你，当你成为头目或首领时更是如此。每天都有人在准备除掉你，取代你。你得一直保持警觉。每天都他妈的是一个你保持权力和地位的故事。”

这也是黑手党生活的传奇性——我找不出更好的词语了。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执法机构实施了一系列成功的起诉。一个重要人物——纽约市长鲁迪·久利亚尼——预言说犯罪家族很快就会缩小到和街头流氓一样。显然，起诉给许多犯罪家族留下了不同程度的混乱。甘比诺家族的确如此，在灾难性的戈蒂时代后，其正式成员从大约250至300减少到仅有150个。（就此而言，约翰·戈蒂可能是所有甘比诺家族领袖中最糟糕的一个。）

黑手党的进一步衰退看起来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主流媒体全力鼓吹该理论。因此，小约翰·戈蒂和其他39人在1998年1月的被捕引起了震动。这被称为对甘比诺家族的大规模打击。

1998年1月22日的《纽约时报》评论说：“检控官将指控描绘为对有组织犯罪的成功打击。尽管持续不断的控诉能够继续对黑手党的投机行为加以控制，例如电讯诈骗，但这种说法同时也证明了黑手党正处于反弹时期。”甚至连洋洋自得的曼哈顿律师玛丽·乔·怀特也指出：“无论如何描述，甘比诺犯罪家族的权力、利益以及对商业和工业的染指，无论合法或非法，均渗透进首都纽约的各个地域。”

犯罪家族在捕鱼业和建筑业失去了可观的影响和权力，在垃圾运输和服装业方面的损失要小一些，但是呈现增长趋势。尽管如此，甘比诺集团及其他家族的踪迹仍然随处可见。官员们承认，甚至当黑手党在某些地区失去地盘时，他们在其他地区又获得地盘。某些中坚行业，例如高利贷、拆车和赌博，仍然存在。暴徒们新的收获就是关注有利可图的白领犯罪，例如股票诈骗、销售伪造的预付费电话卡和医疗保险诈骗。据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主任刘易斯·D·斯基利罗所述，“这些家族正处于转型期，试图找出如何在新环境下改变其犯罪活动的方法。”

如果约翰·戈蒂掌管甘比诺集团后开始走下坡路，其他家族就会兴盛起来。典型的就博南诺家族，它在黑手党组织中曾经声名狼藉。他们深深陷入毒品买卖，成员之间为了内部生意以及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进行过残忍的地盘战争。但是在首领约瑟夫·马西诺的领导下，博南诺家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拥有100名活跃的成员，没有高层领导坐牢，甚至没有被起诉的。到1998年，他们已经如此强大，以至于可以与甘比诺集团匹敌，成为东部第二强大的犯罪集团。执法人员将主要注意力转向博南诺家族，该家族不断壮大的力量显然说明了有组织犯罪的反弹。

毋庸置疑，法律会继续打击这些暴徒，将那些罪有应得的罪犯送入监狱。《打击勒索和行骗组织法》（1970 欺诈犯罪组织条例）会继续为一流的宣判提供途径。另一方面，没收匪徒的利润可能并没有伤其筋骨。正如“黑手党正式成员”自己所声称的那样，还有更多的财富可以攫取。

针对黑手党的战争可能只能是在名义上宣布胜利了。利益动机仍然存在，“传奇生活”的吸引力也依然存在，黑手党的“要么杀人，要么被杀”之路继续吸引着暴徒们。不可否认的是，每个暴徒都相信他是“聪明先生”，永远不会失败。嗜血的欲望令他们难以抵御。

“公牛”萨米在完成第一次暗杀后遇到了尤尼奥尔·珀西科，后者很快就成为科伦坡家族的首领。珀西科无疑被格拉瓦诺如何工作的方式打动。后来，一位中间人通知格拉瓦诺说珀西科认为他完成了一项出色的任务，“尤尼奥尔喜欢你。他真的为你骄傲。”可以想象出萨米的欣喜若

狂。珀西科的确对萨米的嗜血欲望感到满意。

一些黑手党成员随时都在遵守这种生活法则，直至死亡。当唐尼·布拉斯科被揭露出是具有极大影响的地下特工后，桑尼则成为其主要的受害者之一。很明显桑尼不得不去死，因为他将布拉斯科引荐给坦帕的圣·塔非肯特和密尔沃基的弗兰克·巴利斯特列里这样的高层人士。他背叛了组织，尽管是无意识的。

约翰·戈蒂同样如此。他被单独监禁在政府最坚固的一个监狱中，每天仅有一个小时的放风时间。他试图指挥甘比诺集团的事务，但很难奏效。他被继续囚禁在单人牢房中，每天做 1000 个俯卧撑，直至因年龄原因而不得不放弃。这就是他现在的生活，一种他只有发疯才能逃避的生活，几乎没有哪个观察人士会料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戈蒂仍然是目中无人，他的座右铭仍然是“科萨·诺斯特拉万岁”。他全身心投入自己所选择的“科萨·诺斯特拉式”生活。如果戈蒂曾经认为自己拥有上帝般的权力，那么他现在面对的事实是这种生活控制了他。无论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这都毋庸置疑。他不仅是联邦政府的囚徒，而且是这种生活的囚徒。

约翰·戈蒂的个人命运微不足道（尽管有报道说政府为了证明他有罪花费了 7500 万美元）。重要的是这种生活是否仍然是美国犯罪行为的驱动力。迄今为止，暴徒仍然存在，参与者到处都是。对黑手党的打击的确会令那些期望参与其中的人产生畏惧，但这种畏惧无法与巨额利润以及无限权力的诱惑相匹敌。

# 目录

- 阿卡多, 安东尼·约瑟夫 (1906-1992): 芝加哥黑帮领袖 / 001
- 方块 A: 黑手党成员的“厄运”牌 / 002
- 阿多尼斯, 乔 (1902-1972): 辛迪加首领 / 003
- 艾洛·约瑟夫 (1891-1930): 芝加哥黑手党首领, 卡彭的对手 / 004
- 埃乌巴, 约瑟夫·约翰 (1907- ): 芝加哥黑帮首领 / 005
- 阿尔德里西奥, “密尔沃基菲尔” 费利克斯 (1912-1971) / 005
- 市参议员, 以色列人“冰锥” 威利: 参见冰锥杀手 / 006
- 亚历克斯, 格斯 (1916- ): 芝加哥黑帮老板 / 006
-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和黑手党 / 007
- 阿洛, “吉米蓝眼睛” 文森特 (?- ): 辛迪加匪徒 / 008
- 阿尔特里, “双枪” 路易斯 (1892-1935): 匪徒 / 009
- 阿马图纳, 萨姆祖 “萨姆兹” (1898-1925): 芝加哥黑手党成员 / 010
- 安贝里, “帅哥” 路易斯 (1898-1935): 独立的诈骗者、杀手 / 010
- 阿纳斯塔西娅, 艾伯特 (1903 1957): 刽子手, 犯罪集团首领 / 012
- 阿纳斯塔西娅犯罪集团: 参见甘比诺犯罪集团。 / 015
- 阿纳斯塔西娅, 安东尼 “恶棍托尼” (1906-1963): 水边地码头区敲诈者 / 015
- 安朱洛, 真纳罗·J(1919- ): 波士顿黑手党首领 / 016
- 安嫩伯格, 摩西·L(1878-1942): 赌博信息业沙皇 / 017
- 安塞尔米和斯卡利塞: 黑手党刺杀小组 / 018
- 哈里·J·安斯林格 (1892-1975): 美国麻醉药品专员 / 019
- 安蒂诺里, 伊格纳西奥 (?-1940): 早期佛罗里达黑手党首领 / 020
- 印第安阿帕契族式破坏: 暴徒爆炸事件 / 021
- 阿帕拉契恩会议: 黑社会大会 / 021
- 阿戈斯圣句集: 卡彭团伙 “圣经” / 023
- “随手”: 黑手党式赠品 / 023
- 大西洋城会议: 作为全国犯罪辛迪加序幕的黑社会大会 / 024
- 替勒索者收取金钱的人: 行贿者或收钱者 / 025
- 鲍德温·华莱士学院: “黑手党大学” / 026
- 巴利斯特列里, 弗兰克·P(1918-1986): 密尔沃基黑手党首领 / 026
- 香蕉战争: 有组织犯罪统治权之战 / 027
- 黑手党对银行的操纵 / 028
- 破产诡计 / 029
- 芭芭拉, 老约瑟夫 (1905-1959): 阿帕拉契恩会议主人 / 029
- 巴恩斯, 雷罗伊 “尼基” ( 1933 - ): 哈莱姆毒品大亨 / 030
- 桶子谋杀: 早期黑手党处死人的方法 / 032

- 巴兹尔, 托比亚 (c.1809-?): 那不勒斯犯罪团伙卡莫拉的元老级人物 / 032
- 巴蒂斯塔, 富尔亨西奥 (1901-1973): 古巴独裁者和迈耶·兰斯基的伙伴 / 033
- 巴塔哥尼亚, 萨姆 (1908-1973): 芝加哥毒品团伙的最高头目 / 034
- 巴特勒, 老乔西·米古尔爵士 (? -): 古巴-美国教父 / 034
- 猪湾入侵: 黑手党最大的失望 / 035
- 班德尔, 托尼 (1899-1962): 杰诺维斯的谋杀牺牲品 / 035
- 伯曼, 奥托“阿巴大巴” (1880-1935): 定位抽彩游戏数字的人 / 036
- 比洛蒂, 托马斯 (1940-1985): 卡斯特拉洛的助手和谋杀牺牲品 / 037
- 比纳乔, 查理 (1909-1950): 堪萨斯城的政治犯罪首领 / 038
- 比奥夫, 威利·莫里斯 (1900-1955): 电影业勒索者和线人 / 039
- 黑名单: 拉斯维加斯黑手党黑名单 / 040
- 现代派黑手党: 意大利式的勒索 / 041
- 黑人黑手党 / 043
- 博亚多, “靴子” 拉吉洛 (1891-1984): 新泽西黑手党家长 / 044
- 博朋西罗, 弗兰克 (1905-1977): 职业杀手、圣迭戈犯罪老大和联邦调查局的线人 / 045
- 博南诺, 约瑟夫 (1905-): 犯罪集团老大 / 046
- 博南诺, “比尔” 塞尔瓦托 (1932-): 黑手党老大之子 / 047
- 博南诺犯罪家族 / 048
- 杀人, 第一次: 正式入伙的前提条件 / 049
- 邦温特, 塞萨雷 (1956-1984): 拉链帮或西西里青年帮黑手党分子 / 050
- 记“账本”: 黑帮对黑手党分子进行的指控 / 051
- 制贩私酒 / 052
- 老大中的老大: 杜撰的黑手党首领 / 052
- 老大的年收入: 顶级人物无上限。 / 054
- 伯格, 弗兰克 (1890-1955): “错误的人”, 黑手党受害者 / 055
- 布拉斯科, 唐尼 (1939-): 打入黑手党内部的联邦调查局特工 / 055
- 贿赂与黑手党 / 056
- 叹息桥: 美国版 / 057
- 百老汇帮: 禁酒时期的敲诈团伙 / 057
- 布朗夫曼, 塞缪尔 (1891-1971): 造酒商及黑社会的供应商 / 058
- 布鲁克李尔, 多米尼克· (1914-1984): 洛杉矶犯罪老大 / 058
- 布拉泽斯, 李欧·文森特 (1899-1951): 据称为杀死吉克·林高的凶手 / 059
- 布鲁诺, 安吉洛 (1910-1980): 费城黑手党老大 / 061
- 布斯埃里, “菲菲” 菲奥 (1904-1973): 芝加哥犯罪辛迪加的杀手 / 062
- 布查尔特, 路易斯: 见路易斯·莱普克。 / 062
- “吃荞麦”: 令人痛苦的杀人方式 / 062
- 巴法里诺, 罗素 (1903-): 犯罪家族老大 / 063
- 水牛城犯罪家族: 见斯蒂法诺·马加迪诺 / 063
- 巴格与迈耶帮: 早期的兰斯基-西杰尔帮 / 063
- 吃子弹的人: 很难干掉的受害人 / 064
- 黑手党的埋尸所 / 064
- 黑手党在商业上的渗透 / 065
- 来自芝加哥的巴斯特 (?-1931): 杀手 / 066
- 卡伊法诺, “马歇尔” 约翰·迈克尔 (1911-): 芝加哥犯罪集团刽子手 / 068

加利福尼亚犯罪家族：见杰克·加格纳 / 069  
卡莫拉：那不勒斯黑帮 / 069  
“小纽约”路易·坎帕格纳 (1900—1955)：犯罪集团刽子手 / 071  
“疤脸阿尔”阿尔方斯·卡彭 (1899—1947)：芝加哥犯罪头领 / 071  
卡彭，弗兰克 (1895—1924)：阿尔·卡彭之兄 / 074  
卡彭，“瓶子”拉尔夫 (1893—1974)：阿尔·卡彭的兄弟 / 074  
卡迪内拉，“萨姆”萨尔瓦多 (1880—1921)：黑手党杀手 / 075  
加法诺，安东尼：见“小奥吉”皮萨诺 / 076  
卡拉拉，“萨姆”西尔维斯托 (1896—1972)：新奥尔良早期的黑手党老板 / 076  
卡鲁索，恩里科 (1873—1921)：黑手党受害者 / 077  
兑换现金：黑手党利用少年的金钱骗局 / 078  
免费赌场旅游：黑帮资助的以赌博为目的的旅游 / 078  
卡斯特拉马尔·德尔·高夫，西西里 / 079  
卡斯特拉马尔大火并：黑手党的地位之争 / 079  
卡斯特拉诺，保罗 (1915—1985)：暗杀活动老板 / 080  
  卡特拉诺，“撒卡”萨尔瓦多 (1933—1983)：西西里毒贩 / 083  
卡特拉诺，“托托”萨尔瓦多 (1941—)：残忍的“拉链帮”老板。 / 083  
切罗内，“仆人杰克”约翰 (1914—)：芝加哥犯罪集团的日常老板 / 084  
慈善事业与黑手党 / 085  
私人司机：黑手党的成功之路 / 086  
芝加哥失忆症：黑帮对目击者的恐吓 / 087  
中央情报局与黑手党的关系 / 087  
伊利诺斯州西塞罗市：由黑帮控制的芝加哥郊区 / 088  
非法贩烟 / 089  
奇里洛，多米尼克·V (1930—)：1997年杰诺维斯家族指定的老板 / 089  
奇韦拉，尼古拉斯 (1912—1983)：堪萨斯城黑手党首领 / 091  
“干净的贿赂”：付给政客和警察的工资 / 091  
克利夫兰犯罪家族：见“布兰奇”詹姆士·T·利卡瓦利 / 092  
晒衣绳：把一个蹲监的家伙晾干 / 092  
可卡因—海洛因穿梭运输计划 / 092  
柯恩，米奇· (1913—1976)：加利福尼亚匪徒 / 093  
康，罗伊 (1927—1986)：黑帮律师 / 094  
科里，艾科·詹姆士 (1922—)：芝加哥黑帮匪徒 / 095  
“疯狗”科尔，文森特 (1909—1932)：黑帮分子 / 095  
科伦坡，老约瑟夫 (1914—1978)：犯罪家族老大 / 097  
科伦坡犯罪家族 / 099  
侨民运动俱乐部：黑帮在伦敦的赌场 / 100  
“大吉姆”罗斯莫 (1871—1920)：妓院之王，特里奥谋杀案的受害者 / 101  
委员会：黑手党“管理机构” / 102  
混凝土生意诈骗：黑手党的大宗建筑行当 / 103  
有关系的家伙：参见《精明的家伙与有关系的家伙》 / 104  
参事：黑手党的“军师” / 104  
合同：谋杀任务 / 105  
库南，吉米 (1946—) “韦斯蒂斯”帮的老板 / 106



科波拉“扳机迈克”迈克尔——(1904——1966): 犯罪集团分支头目 / 107  
科拉洛,“鸭子托尼”安东尼(1913—): 卢切斯犯罪家族的老板。 / 108  
西西里的柯里昂: 黑手党滋生的土壤 / 110  
“我们的事业” / 110  
科斯特洛, 弗兰克(1891—1973): 黑社会的首相 / 111  
“科托尼帮”: 黑手党的人才供应商 / 115  
“古巴人(或拉丁裔)黑手党” / 115  
威廉·戴德诺——“马铃薯威利”(1925—1975)——芝加哥黑帮的虐待狂杀手 / 117  
爹地拉克: 拥有一部与自己杀人无数的父亲一样的车子 / 117  
戴尔茨, 莫(1899—1989): 克利夫兰沙漠旅馆辛迪加的头目 / 118  
死人的眼睛: 匪徒的迷信 / 119  
死人树: 芝加哥“谋杀布告”网站 / 119  
死亡角: 芝加哥屠场 / 119  
德卡罗,“吉卜”安吉洛(1902——1973): 新泽西诈骗业大老板 / 120  
得卡伏坎提磁带: 联邦调查局的窃听 / 121  
德拉卡洛斯“内尔先生”阿涅洛(1914—1985): 甘比诺犯罪家族的二当家 / 122  
德梅, 罗伊,(1941—1983): 连环职业杀手 / 124  
黑手党成员的降级 / 125  
牙医: 黑帮的新打手 / 126  
对黑手党的驱逐 / 127  
戴西蒙, 弗兰克(?——1968): 洛杉矶黑手党组织的大老板 / 128  
德斯蒂法诺, 萨姆(1909——1973): 芝加哥黑帮的执行人与虐待狂。 / 129  
杜威, 托马斯·埃德蒙(1902——1971): 集团犯罪的克星, 几乎成为暗杀行动的牺牲品。 / 130  
戴蒙德,“长腿”杰克(1896——1931): 敲诈犯中的独狼 / 132  
迪基, 奥林奇·C(1920——): 抓获维托·杰诺维斯的陆军捕快 / 134  
迪奥, 约翰尼(1915——1979): 劳工诈骗犯 / 136  
肮脏的赃款: 对警方和法院的贿赂 / 137  
先生: 黑手党的中流砥柱 / 138  
双层棺材: 参见黑手党的棺材。 / 139  
德卡拉: 德梅杀手俱乐部的管家 / 139  
德拉格娜, 杰克(1891——1957): 洛杉矶的匪帮老大 / 140  
德拉格娜, 路易斯·汤姆(1920——): 辛迪加土匪 / 141  
德鲁西,“阴谋家”文森特(1895——1927): 芝加哥黑帮首领 / 142  
公爵大酒店: 匪帮总部 / 143  
埃博利, 托马斯“汤米·赖安”(1911—1972): 杰诺维斯助手 / 144  
“埃甘的老鼠们”: 圣路易斯帮派 / 145  
破鸡蛋: 见殴打 / 145  
第八行政区的第八选区: 犯罪孵化区 / 145  
查尔斯·卡尔米内·英格利希“查基”(1914——1985): 芝加哥黑帮的分支头目 / 146  
信封: 黑帮送礼的习惯 / 147  
黑手党中的种族演替: 参见黑人黑手党 / 147  
天眼: 赌骗技 / 147  
费尔罗, 维托·卡肖(1862-1932): 西西里黑手党首领 / 148  
五大金刚: 堪萨斯城犯罪活动的管理者 / 149